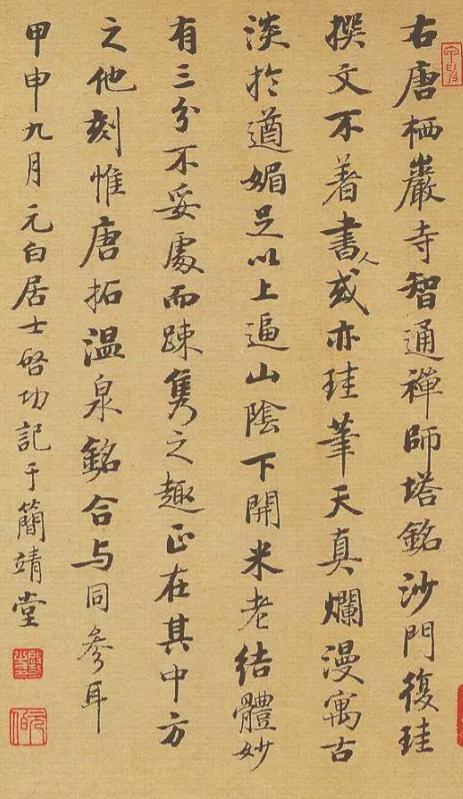


启功先生。



启功先生书法。

### 仁爱与洁净： 相由心生 字以人传

大千世界，心相各异。知名书家大多珍视墨宝，以稀为贵，落笔慎重。而启功先生平易近人，但凡诚心求字，他从来不吝挥毫，甚至自嘲道，就差公厕没找他题字了！然而，面对以权势威逼或假他之名牟取私利者，他是怒目圆睁，拍案而起。正如他所言：“多目金刚怒，双眉弥勒开。余生几朝夕，宜乐不宜哀。”启功先生倡导乐观、豁达的生活态度，而其根底又是为人处世的仁爱与宽厚。有一次，一人假称父亲病重弥留，来骗启功先生的字。启功发现后，表示自己愤怒归愤怒，但那人用德和善来行骗，写字赠他也是按照自己人生原则来做事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赠了也并不后悔。

启功先生的字自成一家，人颂之为“启功体”。但若用“见字如面”来套其人其书，那大有卯不对榫之感。从样貌上看，启功先生生得圆圆乎乎、形似弥勒、一团和气，声名大噪后友人曾以国宝“熊猫”喻之；而他的字，修美匀整、险拔挺俊，倒是和疏朗瘦劲的瘦金体颇有意境相通之处。书界讲究“字以人传”，“启功体”也倚赖启功先生高尚的风范人品加持而有口皆碑。灌注心血的诗文书画乃至钟爱的收藏品鉴之物，往往折射出人的心相。启功先生收藏过一方康熙御用端砚，上有铭文：“一拳之石取其坚，一勺之水取其净。”他遂将书斋命名为“洁净居”（又谐音为“简靖堂”），恰映照了他对磐石般坚忍笃定及清水般纯净简素的心驰神往。

# 启功：此生宜乐不宜哀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2022年7月26日，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。作为一个在传统诗文书画各个领域都有深厚造诣的大家，他向来以仁厚谦逊、豁达幽默为世人所景仰和喜爱。他手书的北师大校训“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”，不仅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，蕴含了对后学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，更是他一生深厚学养和卓越人格的写照。



启功先生画作。

### 名字与名声： 善自嘲而不苛责于人

启功（1912年—2005年），自称“姓启名功”，字元白。按照族谱往前捋，他是正儿八经的清代皇室血统，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为什么叫启功？还不许别人叫他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或“金启功”？《启功口述历史》记载：“启”即夏启，是治水英雄禹的儿子。启功的一方闲章“功在禹下”，指的就是启。他另有一对“启予手”“启予足”的闲章，用的是《论语》中曾子生病的典故，字面意思是看看我的手、看看我的脚。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，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要避免损伤，这对闲章有保身自重的含义。

启功出生在清王朝大厦已倾的辛亥革命之后。他所在这一支早已家道败落，不仅没得什么皇族权势的庇荫，还自幼失怙、生活清贫，全家一度靠祖父的门生凑钱买的公债利息维持生活，他后来也为了养家糊口而中途辍学。这个学历上的硬伤也导致他三进辅仁、两次被解聘。启功先生曾有《自撰墓志铭》，提笔即称自己“中学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专不透。名虽扬，实不够”，一代泰斗借自己学历和职称幽了大家一默。1984年，启功被北师大聘为博导，他对外在的荣誉和光环不以为意，还玩起了谐音梗：不知道啥“博导”，只知道“果导”（即酚酞片，一种泻药），老朽不拨不驳也倒。——估计在场的师生听了，也是要“绝倒”。

启功先生视名利如浮云，一生过着清简朴素的书斋生活。即便一度时不我济，但也逆风飞翔。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他在借居的斗室中治学不辍，

完成了许多有开拓之功的著述。比起各种响当当的职位与头衔，他说自己“少无宦情”，仅以读书人自居，教师才是他安身立命的身份。2015年教师节上映的电影《启功》，英译为The Calligraphy Master，即“书法大师/书法教师”之意。斯人已矣，若按照启功先生谦逊的性情，称他为“XX大师”“XX家”，他大约又要自我调侃一番了。他填过一首《踏莎行》：“美誉流芳，臭名遗屁，千千万万书中记。张三李四是何人，一堆符号A加B。倘若当初，名非此字，流传又或生歧异。问他谁假复谁真，骨灰也自难为计。”以启功先生沉实的古文底蕴填首小词抒发胸臆自然不在话下，然而夹杂着俚语和英文字母还能合辙押韵，也是令人忍俊不禁。

对于名声名望，启功先生可谓自在超然。倘若有人自作聪明，称他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，他直接回怼“查无此人”，要是再不信，那去公安局户籍科查查吧！改革开放后，同族人打算搞个书画展，且“犹以姓氏相矜”，启功先生觉得这种夸耀姓氏的行为不免无聊，真正有本事的人是像王羲之那样，不靠家族标榜自己，而靠自己的才华驰骋天下。

成名后，北京琉璃厂书画摊上常出现假冒他墨宝的赝品，他同情别人谋生不易，也不打假，还乐呵呵地揶揄：“这字比我写得好哇！”但也不免在摊上翻一翻，人家问他翻什么，他顽皮地说：“检查一下有没有反动标语，这些东西上面落着我的款、盖着我的章呢！”心头雾散，过往的一段坎坷，被化解成了一个一跃而过的小坑儿。

### 才华与情思： 知世故而守天真

历苦难而情弥笃，知世故而守天真。启功先生对家人、师友、学生，甚至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都怀有一种博爱之情。在读中学时，虽然有族亲愿意为他继续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提供资助，但他顾念家中自己一岁就守寡的母亲和为了照顾他而未出嫁的姑姑，毅然然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。妻子章宝琛虽是遵从母亲意愿而结合的包办婚姻，但婚后二人相濡以沫，伉俪情深。妻子去世后，他写的悼亡诗《痛心篇》二十篇，语言浅白平易，情意深婉动人：“今日你先死，此事坏亦好。免得我死时，把你急坏了。”他尊师重谊，曾提携、教诲过他的恩师——北师大校长陈垣去世后，他写有挽联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”。为延绵恩师教泽，启功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金。

也许是被爱环绕而催生了对弱者的同情，启功先生喜欢各种小动物，且不限于小猫小狗，还有兔子、老鼠、鸡、蛐蛐、蝈蝈等。他觉得这些动物们幼小、单纯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抗风风雨雨。家里还专门设了一个玩具柜，摆一堆毛茸茸的动物玩偶。这些玩偶一律是“治愈系”萌物：圆圆的脸、大大的眼睛，和主人一派天真的模样颇为相通。柜子上还有张“只许看，不许拿”的警示贴。据说也不是吝啬，而是塞太多了，拉开柜门会掉下来。因为钟爱造型别致的小铜驼镇纸，他将书斋命名为“小铜驼馆”，并书：“静伏金光满室，助吾含笑高歌。”心净无尘，自然充溢金光；天真烂漫，故成天纵之才。

或许正因心无藩篱与成见，启功先生教书法、论画境等皆呈现天真自然的气派。有人问他学习书法的经验和窍门，他直揭一些书家所推崇“古法”的可笑。比如，有人僵化地理解“回腕”法，执笔时手肘使劲往怀里收，非常不自然，启功先生现身说法，称之为“猪蹄法”；又指出，古人三指握管，是因没有高桌，现在还采取这样的书写姿势，并不便于书写；书写要用力的“握碎此管”法，也是行不通的谬论。



启功与姑奶奶、母亲和妻子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